

民人的難受

—記疏散林桂—

著 文 浩

刊社版出益聯

售經總店書光文

受難的人

(桂林疏散記)

承

承

承

詩云
采芣苢
言不
適也

詩云
采芣苢
言不
適也

莫年

聯益出版社印行
文光書店總經理

上海秋思威路天同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初版

受難的人

(桂林疏散記)

有 著 作 權
不 准 印 翻

每冊實價

(外埠另加郵運費)

元

著 者 洛 文

出版者 聯益出版社

印刷者 聯益出版社

總經售 文 光 書 店

上海狄思威路天同里

正視現實的必要

代序

桂林柳州兩大城市疏散以來，成百萬的人們川流不息地向大後方移動。他們所遭受的深刻的苦難，簡直遠非我們所能想像。洛文先生以其在桂柳途上所親歷目擊的事實記述出來，沒有鋪張，沒有成見，僅僅向讀者忠實的報道。然而我們每個有良知的人，讀了沒有不被感動，不對受難的同胞們起惻隱之心的。我們知道這些同胞們都是中華民國善良的老百姓。他們顛沛流離，艱險備嘗，僥倖得到柳州，仍不知何處是歸宿；不幸的甚至屍首狼藉，死無葬身之地。誰無父母？誰無兒女？祇要不是麻木不仁，總不能無動於中罷。

現在我們要問一句：誰使他們受這樣的苦難的？當然，是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沒有敵人的侵略，自不會有疏散，也不會有這些無辜的受難者。但我們要問一句：這種苦難是不是絕對無可避免的呢？桂林的淪陷在十一月十二日，但我們在九月十二日便實施強迫疏散，而且強迫疏散的日期祇有三天，這樣張皇失措，這究竟是有計劃的還是無計劃的呢？如果強迫疏散日期可以延長十天或半個月，不是許多慘劇可以避免嗎？桂柳通車平常半日便到達，而這次疏散中最快的竟走八天，最慢的要二十八天，連

牛車也早已拖到了，然而這竟是現代二十世紀的火車。據說火車遲慢最大的原因是缺少煤炭，然而機車在機廠裏沒有動，也會無緣無故的吃完三十二公噸的煤；難民擁擠得車頂、車底，煤車上都塞滿了，然而湘桂路的一員工疏散車上却竟可以連木板鐵釘之類也帶着走。撞車的慘劇至再至三，屍首竟像枕木一樣的數也數不清，像這一些幾非人世所能想像的慘狀，竟會是活生生抗戰第八年代的現實，誰爲之？孰令致之？這種慘痛的教訓我們如果不能記取，如果仍舊認爲這是抗戰中無可避免的現象，那麼，我們真是無可救藥的民族了。

但我們是不是絕望或悲觀呢？絕對不是，中國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對最後勝利的信念絲毫沒有動搖。不過我們與一些別具用心的人們根本不同的是我們認爲必須具有正視現實的勇氣，才能够掃清抗戰中貪污舞弊，掃清假公濟私的殘滓，才能够得到光明。我們認爲只有承認錯誤，勇於革新，不再粉飾太平，自欺欺人，而以大無畏的精神，改變作風，與民更始，才能够取得勝利。我們今天不怕困難，所怕是依然有人掩耳盜鈴，諱疾忌醫。我們深信抗戰必須民主團結，上下努力始能勝利，但絕對不相信抗戰可以坐待勝利。若以浮腫爲肥胖，視瘡疤爲美斑，見有人指出這是瘡疤，便認爲是破壞抗戰，則前車可鑒，覆轍難免，真是中華民族千古的罪人了。

（千家駒：三十三年十一月廿七廣西日報社論）

受難的人民目次

洛文著

正視現實的必要(代序)

千家駒

一 桂林疏散記

一 文化城的毀滅	三
二 再見，桂林！	六
三 在南站和北站	九
四 軍民合作的一幕	一九
五 在二塘車站	二一
六 他們為什麼死得這樣慘	二四
七 永福車站	二九
八 大家下來推車	三三
九 到鹿寨下車	三五
一〇 到了柳州	三八
一一 從柳州到昭平	(關)

二在桂東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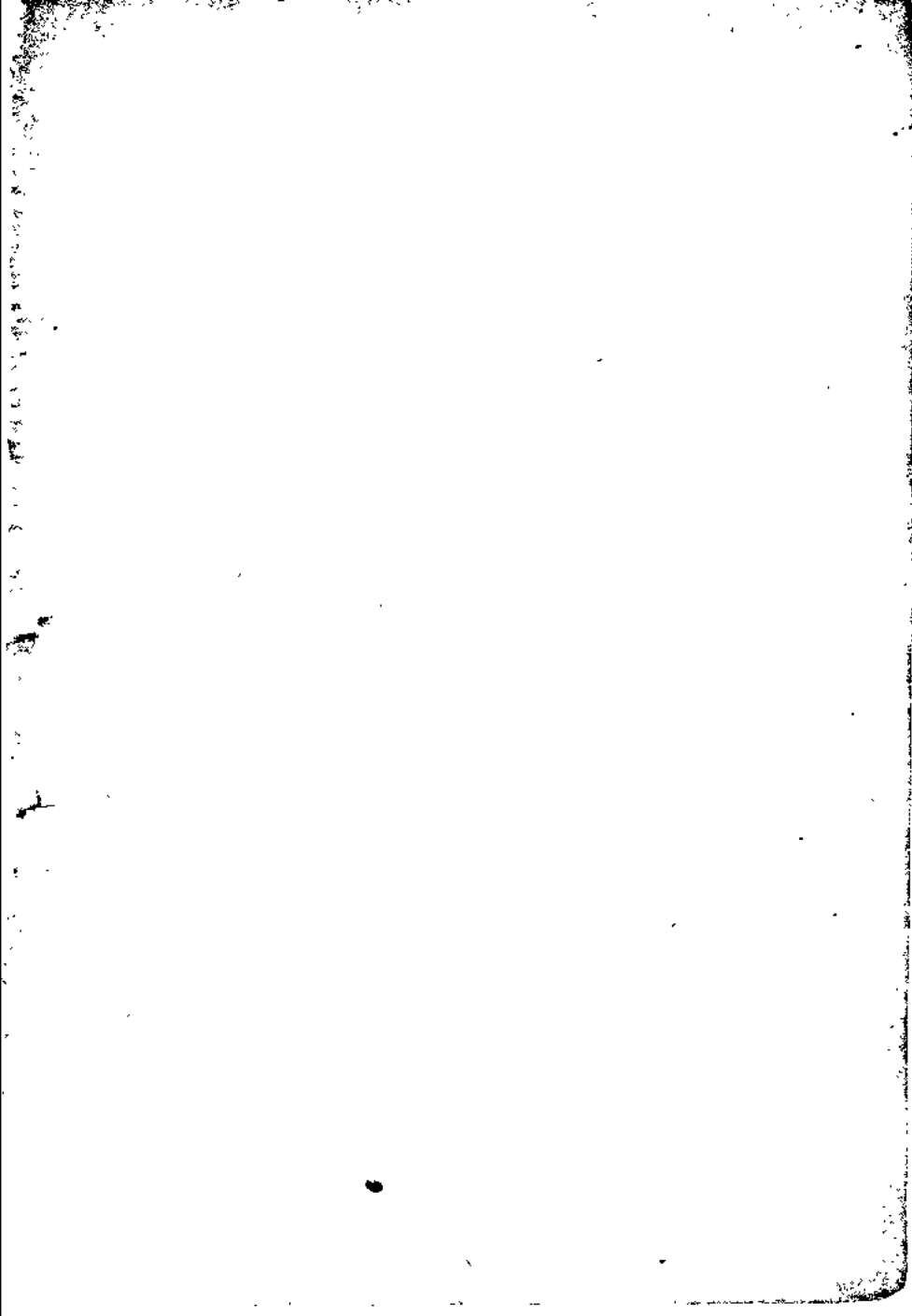
山城的故事

- 一 昭平縣景……………四三
- 二 小民生活……………四五
- 三 民衆自衛工作委員會……………四九
- 四 民團總指揮部行營——禍祟之源……………五三
- 五 走上征途……………六二
- 鹽的故事……………

- 一 西坪事變……………六九
- 二 「民變」……………七一
- 三 「黃羅事變」……………七三
- 勝利的軍隊……………

- 一 ××軍在八步……………八八
- 二 賀縣兩三事……………九四

桂
林
疏
散
記



一 文化城的毀沒

大家都譽桂林爲「文化城」，所以稱它爲「文化城」，不僅是它從漢口撤退以後各種文化活動，大都從這裏發始，而出版事業的蓬勃，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外來的物資漸漸稀少，物價狂漲，一般商業藉這個機會，莫不扶搖直上青雲，可是書店是更困難了。審查的漫無標準，郵局的停止書刊寄遞和成本的高漲，使出版業無法從事再生產，雖然在這樣困苦條件之下，出版業還是盡力掙扎着，藉商利貸來維持出版，也還造成了顯著的成績，這從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所統計發表的數字上來看，就可以了然了。

三十三年六月中旬，當敵人的鐵蹄踐踏到衡陽外圍的時候，文化城開始走向末路了。一位著名的要人在省立桂林中學演講。他從他的「軍事觀點」來估計，桂林不能據守長久，因此他強調桂林應該緊急疏散！他是桂林人，當然他的話大家都聽。第二天市

民自動地開始把婦孺和物資移動，沿撫河，沿鐵路線。火車站突然緊張了，撫河的船價也一日數漲。

桂林的出版工作者，在響應李任潮先生的勞軍義賣和參加熱烈的國旗獻金以後，突然聽了這位要人的演講，不免是痛苦萬分。他們不能不計劃到以後的工作，他們煞費苦心地籌劃如何使積存在桂林的文化物資撤退到安全的地方？如何使貧病的作者疏散到他地？如何再在其他地方建立起出版據點？又如何供應桂林在緊急狀態之下的精神食糧？六月十日以後，每逢星期二、四、六的晚上，在三教紅茶廳或樂羣社的草地會上，他們經常地討論這些問題，想使其實現。他們決定了幾個原則；使在桂林的書籍紙張和印刷工具，分兩區撤退，貴陽，平樂和八步——籌集若干基金協助貧病作者疏散，設立桂林新出版業貴陽聯營書店；接運桂林上運的物資，和成立桂林聯營書店留守到最後。於是兩家印刷廠和許多家書店和他們的書籍與紙張先後運到平樂和八步去，推舉了人員（從各個書店裏擇其幹練的調出來）到貴陽去籌設聯營書店——接運站；利用集體的力量把物資裝去。桂林的聯營書店，在十字街口一家書店無條件的讓出他的門市部，也

成立了。只有協助貧病作者疏散這一個計劃卻變成了具文，因為書店的現金全部給提變通工具的吸血鬼們吸完了，而銀行又從匯款中扣還了書店的貸款和實際等於高利貸的過期利息。在這一種情形之下，作者王魯彥先生，為貧病所蝕，默默地在疏散聲中死去！

依照計劃，按了步驟，無數的機器，油墨，紙張，書籍都運了出去，可是傷心的是從桂林向川黔滇疏散的物資，因為鐵路的不負責任，運到柳州時一部份書籍和紙張，被雨淋得比造紙用的紙腳還不如的紙餅了，在柳州整理剩下來的的一點物資，堆在柳州南站運不出去（因為要二十萬塊錢一卡的黑費），又給誰都不管的情形之下，失火燒光，有的書店連賬簿也都被燒在裏邊，從桂林直運到金城江的物資，因了炸藥車的爆炸，又一次燒得精光！更令人氣憤的是貴陽聯營書店因為當地有力者的阻撓，終於沒有法子成立。這些事實告訴我們，桂林的出版工作者苦心積慮地想出來的辦法，全部給粉碎了！而在桂林還有很多很多的文化物資，「無法移動，既沒有錢，即使有錢，交通工具也越來越難得到，因為當時只有少數中間商人，利用各種名義——如工礦調整處——領用車皮，而以每噸三萬至六萬的運價出讓至金城江或獨山。有的甚至不要運費而講折帳，或

三七分，或四六分，甚至於五五分的都有，握有百貨，五金，文具的商人莫不利用此法將貨物撤離桂林，至於書籍，除了用現金償付不法的運費之外，誰那麼慈悲，願意來同你講折報！

這樣；我們剩下來的一大部份「文化物資」，留在堆棧裏，碼頭上和車站上，給火燒着，給雨淋着！有誰曾經想到；這些就是使桂林有「文化城」之譽的主要的物質條件！有誰曾經想到；這些物資是絞盡作者的腦汁，一個字一個字寫了出來，經過了出版工作的設計，通過了印刷工作的勞力而變成的一本一本的書籍，在離亂的時候不得不遺棄在桂林與桂林共存亡！

二 再見，桂林！

三十三年九月十二日正午，桂林強迫疏散。這已是第三次疏散了，第一次六月廿七日發出命令，人民是驚慌地跑了一次，結果只是一場虛驚，敵人沒有來，因此有些人從

疏散到很遠的地方又跑了回來。第二次九月八日發出命令，因為事先並沒有象迹統要疏散，所以走得倉皇些。那時我因事在柳州，聽到這個消息，當天就趕回桂林。平時只要七八小時可以行到火車，這一次誤點在五小時以上。一路所看到下行車，全部擠滿了難民，鐵運貨車，牲類車也都拿來裝人。到了桂林南站，一看滿車站的人擠在那兒候車，行李堆得山樣高，使我們下了火車，不能不從軌道上繞道到站外面回去。第三次便是九月十二日發佈的強迫疏散，為期只有三日，命令桂林的人物，限期在十四日正午以前，全部撤離完畢，如無特別通行證，就不許可留在桂林。這是一件德政，讓人民冤枉地死到流離中去；也是一樁奇績，要四十多萬人口和物資，在二天中間走光！慢說交通工具不足，裝不完那末多的物資，即使光光是疏散人，也是不可想的。我就不知道為什麼疏散的時間那麼短？讀者們如不健忘，應當記得桂林失守是在十一月十二日，離開疏散最後的一天這中間的距離整整還有五十九天！

我是九月十三日午後自己挑了行李走到桂林南站的，可是一直到了二十六日晨，火車才剛走到鹿寨，又從鹿寨下車，徒步二天，到二十七天天黑到達柳州，臨行前二天二

夜，我都爲了我們的一點可憐的物資在奔跑，一直到事實上已經沒有希望時，才忍痛放棄。所以到南站的時候，已經精疲力盡，搖搖欲倒了。

從城裏出來，一路上只見些担了行李攜了孩子的人民，衣冠楚楚的紳士們是不見了，新增加的市民，已經是穿了草綠色衣服的士兵，劇宣四隊置的宣傳標語，觸目皆是：「親愛的市民，你們放心去吧，這里有英勇的將士們守着！」看了這些標語，自己一步一步離開了這居住了八年的城市，棄留着八年來所經營的事業，這些事業現在是由那些穿了草綠色制服的士兵們來保守了，我帶了無限的緬情，默默地對他們致極誠摯的敬意。

車站上顯見得冷落，除了行李和貨物堆積如山外，站台上的人不多，比起我從柳州回來那一天的擁擠，真相差天壤，但停在軌道上的車子，從車頂，車尾，車底兩輪間的攔了板的鋼條上，和「煞天佑」上都住滿了人，（可憐的人民，不知道他們在車上已等了多少天了）。從城裏出來的人，陸續續續的還不少，他們到南站一看，知道沒有搭車的希望，就分沿鐵路和公路線徒步走了；鐵路的兩邊和公路上形成了長長的人流。

三 在南站和北站

我們到車站的時候剛剛有一列車從北站開到，中間有數輛標着「湘桂路員工眷屬疏散車」是平時的頭二等客車，車中的乘客，也還如平時一樣的可以坐臥而較平時為擁擠些，每一輛車的門口有武裝的「人」守着，吆喝着上車的人們，這幾輛的前後是無蓋的敞車，卻站滿了人，區別了天堂和地獄的情形。在天堂後面的地獄上，我遇見了早二天離城的金仲華劉思慕和廣西日報方面的一批朋友，他們的面上都現出十分疲倦！他們設法使我可以上車頂，可是我因為還有二個同伴，車頂上容納不下三個人和行李，我不能丟棄我的同伴，也就沒有上車，車子開了，我目送它慢慢爬去，我默禱他們一路安全。

陸續從北站又開來了三列車，也還是「地獄列車」因為前站站沒有騰清，都開不出，等了一個多鐘頭，終於這三列「地獄列車」併成一行開出了，然而我們連想進地獄都不可能呵！

四點多鐘從二塘開來一列車，十七輛都是無篷無邊的敞車，在南站既沒有上車的希望祇有到北站去碰「運氣」，這樣我們就上了這一列車。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當時慌亂的情形，確不能使人關心到除了怎樣上車以外的情形，）北站那邊起着一大片濃烟，細看知道並不至一個火頭，是失火？是放火——誰都不能夠回答。我的心裏忐忑着。我聯想到長沙大火의 慘劇，而我們的車子正向失火的方向馳去，心裏不由得恐懼。

火車向着北站馳去，一路經過麗君路，桂馨園，臨馬山等等路口，都有軍隊守着，除了火車就不准人通過，我們才知道這些地方的交通是斷絕了。火車出了山口，已望見北站蒙在火焰中，看見許多兵士拿了火把在燒房——也有不少沒拿火把的兵，漁出於民房中搬運東西，不曉得搬出來做什麼？——抗戰路和北極路一片火海，火車經過抗戰路口時，火離車子不過二三丈遠近，燙得身上也有些熱，幸而風是向東吹的，不會燒到鐵路上來。車子進了北站的一道，我們才看清楚北站沒有燒，而站後邊通向城裏去的一條路上，已沒有一所房子，有的祇是焦黑的桂木還吐着火舌！